闪光的足迹

怀念陈学昭先生文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应是飞鸿踏雪泥

—— 悼念陈学昭先生

□ 范 泉

本月 7 日,在南京召开的‘茅盾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黄源老从杭州带来了一个不幸的信息：著名作家、中国作协顾问、浙江省文联名誉主席陈学昭病危！

昨天,终于读到报载,她已于 10月 10 日凌晨,在杭州医院病逝,享年 85 岁。

我和陈学昭先生仅有一面之缘。但是从朋友那里，我知道她长期患了多种慢性病，其中最最严重的，是腰椎骨增生和糖尿病。早在前年的时候，水谓亭兄就曾看到她把一颗一颗包着糖质的药片外衣,用小刀子艰难而耐心地刮着,刨着,等全部剥落以后,用温水饮服，一天服药三次，一次服药不止一颗，这要花费她多少已经是残留下来的生命的时间和因为长期患病而已经十分虚弱的体力啊！

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她在今年 8 月,通过彭新琪同志,给我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编的一部书，多么艰难地写了我估计可能是她最后的一篇文章:《可贵的痕迹》。她带着描述自己的口吻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人生就是这样,留着可贵的痕迹。”

文章给巴金老看了。巴老读着这篇几乎是绝笔的文稿以后，满怀激情地回忆起她在法国巴黎的日子。巴老说，她的法语说得非常流畅；她为法国作家口译，迅速而正确，巴老学着她那部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用低沉但又感慨的口吻说“:一个人能够

工作着,那多么美丽啊!”

作为一位前辈老作家，陈学昭先生虽然久病缠身，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日子很难过,但是她却说“已经成了习惯,也无谓痛苦、难过。’她一直毫不动摇地屹立着。从 1925 年起,她已先后给我们留下了长篇小说 4 部,短篇小说 1 部,散文 6 部,诗 1 部,翻译的小说、童话和回忆录 6 部 。

她已经留下了可贵的痕迹!

10 月 18 日

（原载 1991 年 10 月 25 日《新民晚报》）

留下的岂止是勤奋……

□ 何 其

满头银丝，即便在室内稍稍移动几步，也是颤颤抖抖地；通常会在熟悉的朋友中诉说自己近来的病痛，甚至不免有些唠叨。但是，又有谁能相信，这位坐八望九的老人，每当端坐在写字桌旁时，竟然又会那样精神：将近一年一本散文集；即使是寄给别人一张便笺，也是书写端正，一丝不苟……得知陈学昭同志逝世的消息后，我找出了几年来她写给我的十几封信件，以及赠我的一本又一本的新著,情至深处,黯然神伤。

我有幸结识这位早在 20 年代开始投身文坛的著名女作家，是从她担任四届浙江省政协常委以后的事。当年，北京每每有全国政协的老同志来杭州，他们总要到学昭同志家中探望，通常由我任向导。走动渐频，彼此亦逐渐相知。我极少见到过像这样有声望的人物，待人会那样真诚，纯洁，毫不做作。在以往“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她也是这样‘不设防’的“你老是要运交华盖。”有些老同志帮她‘总结”,她总要坚持说,当年在延安就是这样的,我在周总理面前从来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老同志试着校正她：那是总理啊。这时，她往往自我解嘲说：有时，我是太天真了。岂止只是有时呢,我曾经聆听一位 20 年代投身革命的老前辈这样评说过她，陈学昭同志留学过巴黎，她到延安是很不易的。她真诚，甚至有些单纯。她吃过不少苦，但对党的赤诚之心终生不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昭同志得以舒心地履行一个作家的职责。这个来得有些晚了的机遇，也许就是她勤奋地工作着的原因吧。省委领导曾亲自过问了她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工作、生

活条件的改善。有位德高望重的中央领导同志更对她关怀备至。一次，这位领导刚刚访问朝鲜归来，便给她捎来了金日成同志送的高丽参和清香扑鼻的大苹果。

老人有了窗明几净的工作室后，她就在那里忍受着痛风和多种疾病的折磨，不停顿地写作。难怪有位法国人士不远万里专程来到杭州，为撰写有关她创作的论文收集材料。

通过几年的交往，我还深深感到学昭同志非常富有人情味。她足足长我 20 余岁，每每当她得知我有些头痛脑热之事，就委托她的女儿亚男问长问短。一次，我心脏犯病住院，她要亚男送来水果、饼干、糖果。信上有关应如何注意健康的叙述，长长几页。她的一生艰辛备至，但是她待同志总是象春天一般温暖，虽然曾经有过过多的风刀霜剑指向她，但是她待人的初衷一直未改。

几年前，作家荒煤同志率全国政协视察组来浙。临回京前，坚持要去探望这位当年一同在延安聆听过毛主席就文艺问题所作重要讲话的老战友。我陪同前往。两位老人相见，叙旧话新，很是开心。学昭同志说要摄影留念，亚男为他们拍摄了多张。后来，学昭同志要我与她一起留影，我说，我们同在杭州，有的是机会，老人说,也是机会难得了。这样,我请她端坐着,我站在她身后,留了一张真正的纪念照。

此时此刻，我手拿着照片，凝视着学昭同志的眼神，仿佛又听见了她在勉励着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原载 1991 年 10 月 25 日《联谊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工作着是美丽的

—— 悼陈学昭同志

□薛家柱

她永远闭上了眼睛，躺在青松翠柏和鲜花丛中，象是睡熟了。稀疏的银发下,依然是一张红润的脸,那样清秀,那样安详,如同灿烂的秋阳，嘴角还挂着一丝微笑。她太累了，似乎一时喘不过气来,要闭目养神小憩一下,然后再醒来工作。

很多人都读过《工作着是美丽的》，知道陈学昭的名字。我也是读了这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才结识她老人家的,但那已是‘文革”结束以后。老作家经历了两场劫难，已是个古稀老人。但仍在狭小的楼上，日以继夜地工作，写出了一本本的散文集子。

每次走进她的小楼，听她轻声轻气地用沉重的杭嘉湖口音同我谈她的人生之路和创作历程，我都从心底产生由衷的敬意。在这位纤秀娇小的女作家身上，蕴藏着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哟！使她能历经痛苦和磨难，仍能精力旺盛地写作不止。

她是出身书香门第的女孩子，家学渊源深厚，自幼就熟读经史，因此她才会把自己名字陈淑英改为陈学昭，因为她从小爱读《昭明文选》。但她又不甘心做个旧式女子。7岁读私塾,9岁就进县立女子高级小学。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她于1923年毕业于上海爱国女学文科班，参与了进步文学团体“浅草社”的活动。就在这一年冬天,她看到上海《时报》征文:《我所希望的新妇女》,她就写了一篇寄去，结果发表在1924年元旦新年增刊上，被评为第二名,第一次用‘学昭’的笔名。从此,她走上了文学之路,成为我国

“五四”以来第一代女作家。1924 年她就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倦旅》。

怀着对自由和文明的追求，也为了探索社会和人生，陈学昭以自己积累的微薄稿费,于 1927 年 5 月赴法国巴黎自费留学。她在法国整整度过了七八个年头，既无公费可享受，又无家中接济，全凭她一个女孩子，靠给国内报刊写稿维持生活，终于在 1935 年初荣获文学博士学位。

这时，抗战爆发，年轻的陈学昭怀着对祖国的深深热爱，毅然离开世界花园城市巴黎，回到烽烟遍地、哀鸿满野的中国，投身到滚滚的抗日洪流中去。她先到重庆，两次辗转到延安，在文艺界抗敌后援会、《解放日报》和中央党校等单位工作。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1945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位‘五四’的女作家,法国的文学博士,一位‘天涯归客”,最后投入了革命的怀抱，这本身的经历就十分生动。陈学昭在她的代表作《工作着是美丽的》里作了真实而生动的反映。她发誓要为党和人民奋发地工作。所以建国以后，她经过再三要求，返回浙江，深入生活，从事创作。一个从没打过仗的女同志，也带着枪去杭嘉湖领导土改反霸斗争；从没农村生活经验的她，也去龙井茶乡深入生活。她是那样虔诚地响应党的号召，那样真情地从事写作。可万万没想到，这样一位善良的女作家和老同志却在 1957 年被打成‘右派”,从此厄运连绵,整整沉默了 20 年……

半个多世纪以来，老作家虽然遭受了战争离乱、浩劫磨难，但个人的祸福荣辱，并未能改变她献身文学追求真理的初衷。正如她著名的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书名所昭示的那样，她始终在执着地工作，真挚地追求。

近 10 多年来,她写完了《工作着是美丽的》续集 翻译了都德的小说和《噼一啪及其它故事》；编选出版了新写的和旧作散文集计有:《难忘的年月》、《天涯归客》、《浮沉杂忆》、《野花与蔓草》、《海

天寸心》、《蔓草拾零》、《如水年华》、《心声散曲》等 8 部。

一个年逾八旬的老作家,短短 10 年有 10 部散文集问世,创作之勤奋令人肃然起敬。要知道这是她在病痛交迫下极其艰难写作成的。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脊椎骨增生、坐骨神经痛等多种疾病。不能坐沙发软椅,只能坐木椅,睡硬板床。不能吃饭和甜食水果,只能吃很少一点杂粮维持生命。就在身体这样病弱的情况下,她也坐在硬椅子上一笔一划写半小时,再到床上躺半小时,再起来写。

这就是《工作着是美丽的》书名的深意,我是逐渐领悟她为什么要取这么一个别致的书名。她一生都在顽强工作,自强不息。因为工作是美丽的,那么工作不止直到最后一息的老作家陈学昭呢,自然也是十分美丽的。她的人生是何等美丽辉煌!

(原载 1991 年 10 月 26 日《文艺报》)

安息吧,学昭同志

□ 黄 源

我和学昭同志从外地回到家乡浙江，在文艺战线共同服务，已有 30 多年,她去世时,我不及一见,这不能不感到异常悲痛。

我们是同年,她比我大两个月 又是近邻,她的家乡是海宁,我的家乡是海盐。以往都是我常去看望她，近年来我因年老行动不便，少去了。这次我去北京参加鲁迅诞辰 110 周年纪念会,接着又去南京参加茅盾诞辰 95 周年纪念会。学昭同志和鲁迅、茅盾的来往比我早，我临行前没去和她叙谈，现已后悔不及了。在北京时我看到一条新闻，浙江举行鲁迅纪念会时学昭同志和我都未出席，各有书面发言。学昭同志平时身体不好，在杭不出席会议我并不意外。10月 7 日我在南京开会时,晚上接到家里来的电话,说是学昭同志病危。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急于想回杭，可是机票和火车票一时买不到，会务处决定派小车送我。我因前年腹部开刀后，从来未坐小车远行七八个小时，怕吃不消，但一时别无办法。好在万一不堪疲劳，坐小车可以中途停下休息。幸而 10 月 8 日晚上安抵家中。9 日我打电话问学昭同志病况,回复是有所好转,我松了一口气,心想休息一两天后再去看望吧。哪知事有意外，她就在 10 日凌晨离世去了，我们没有见到最后的一面。

回想我和学昭同志最初发生文学工作上的联系，还是通过鲁迅先生介绍的。

《鲁迅日记》1935 年 4 月 25 日记有“:下午寄河清信并谢芳及学昭译稿各一篇。’鲁迅先生给我的信里说“:今寄上沈先生译稿一篇。又学昭女士译稿一篇,是她自己从正在排印的《新文学》中,由

印刷所里去抽回来的,所以已经检查,而且查得很宽,只抽去‘昏蛋的’三字而已。用于《译文》,不知须重新送检否?”

我在 1978 年写的《鲁迅书简追忆》中,关于此信有这样的话:“学昭同志我当时还不认识,但早已知名的,是一位五四以来知名的散文女作家。1925年她在北京时就向鲁迅先生请教。1929 年 1 月她赴法国留学,鲁迅先生在上海特为她饯别,有柔石作陪。她在法国 7 年,常与鲁迅先生通信,并为先生收集法国的版画。1935 年回国,与茅盾先生过从甚密。抗战后,她奔延安了。”

这里有一点需改正的。学昭同志在法留学最初是 1927 年 5 月,《鲁迅日记》1927 年 6 月 11 日就记有“:上午得陈学昭信并绘信片三枚,5 月 29 日西贡发。”1928 年 10 月,学昭同志回国省亲路过上海,次年 1 月上旬从家乡出来又到上海,每次都去鲁迅和周建人先生家里。她住在景云里茅盾夫人孔德沚处,其时茅盾在日本,孔德沚在家。她每天在孔德沚处吃早点,午饭和晚饭在鲁迅和周建人先生家吃,吃饭时大家随便谈笑,无有拘束。可见学昭同志那时和鲁迅、茅盾一家的亲密关系。学昭同志早年接受鲁迅和茅盾的思想教育,这对于她回国以后下决心去延安,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吧。鲁迅信上提到的学昭同志的译稿,因为重新送检时,没被国民党当局通过,就未能用于《译文》。

《鲁迅日记》1936 年 5 月 5 日记有“:得明甫信,即复。……晚明甫来,寄河清信并陈学昭稿。”鲁迅先生给我的信说“:沈先生寄来一稿,嘱转交。今并原信之一部分,连稿寄上。我疑是长篇中之一节,但未能确定。陈小姐通信地址,已函问沈先生,得回信后当再通知。”我在《鲁迅书简追忆》中这样写道,明甫即沈雁冰先生,陈小姐即陈学昭同志,我后悔不知为什么这译稿未刊出,也没有去拜访她,直到解放后,我们回到杭州,才熟识起来。她是作家又精通法文,我后悔在译文社时没有请她多多翻译些。

写到这里发现一个疑问,鲁迅先生这信只说‘稿”,我却说‘译

稿”。鲁迅先生用字一贯非常精确，如果这是译稿，他不会少用一字的。但究竟是‘稿’还是‘译稿”,现在也来不及请学昭同志来证实了。

我和学昭同志在浙江共事 30 余年,真是‘熟识”了。我从 30 年代帮茅盾、鲁迅编《文学》和《译文》起,结交文艺界的朋友可谓多矣，但学昭同志是唯一的在海外得文学博士学位到国内转为共产主义文化战士的作家。学昭同志在 1938 年就进入延安，全身心地投入无产阶级革命阵营,1942 年她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光辉的讲话。《讲话》给了她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使她的思想出现了飞跃，远远地超过她获得法国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的境界。她体会最深的就是知识分子必须同广大的人民群众相结合，作家必须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在革命实践中间，她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直接影响了她的创作，为她的创作提供了正确的思想基础。这个时期，正如她自己说的，是她思想开朗,心情舒畅,精神最振奋,精力最充沛的时期,不久她写出了反映知识分子怎样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著名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她继续遵循《讲话》的指示精神，不求在首都的职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愿意回到家乡，并且决心深入杭州郊区茶乡,写出了长篇小说《春茶》,这是中国第一部描述茶农生活和茶乡风土人情的小说。

全国解放以后，学昭同志的生活道路并不平坦，但她经受住了逆境的考验。从 50 年代后半期开始,直至 70 年代末,整整 22 个年头，她的日子是不好过的。茅盾在晚年时就常常挂念着他家乡的两个老文艺工作者陈学昭和黄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我们都获得了新生，而且喜庆的是党走上了开创性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学昭同志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新时期以来她更加精神奋发，顽强地克服年老多病和各种艰难困苦，一直笔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不辍，先后著作出版了文学回忆录和散文集子 10 多本。作为一个革命作家，她把为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写作看成是最美丽的事业。

学昭同志逝世后,我读到她写的《我的创作生涯》,文章发表在刚出版的今年第 5 期《江南》杂志上，这是她对自己经历的人生和文学道路的回顾和总结。学昭同志充满感情地肯定自己到延安以后，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她的确无负于时代，她的一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学昭同志走了，她终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是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沿着党指引的文艺为社会主义、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路线，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深入生活，提高表现生活的艺术的素养，为浙江的文艺事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作出时代的贡献。

学昭同志,亲爱的战友,您安息吧！

（原载 1991 年 11 月 3 日《浙江日报》和《江南》1992 年第 1 期）

献给陈学昭大姐

□ 高 光

敬爱的陈学昭大姐：

趁您的清魂萦绕湖山，尚未远行之际，请接受我以笨笔涩泪点燃的一炷心香。

您这样安详地走了，如同一颗清莹娴静的星星，在晨光曦微中悄然隐去。

您是五四运动孕育的第一代女作家，您传奇般的经历，令人肃然起敬。您在青年时代，曾有幸与鲁迅、茅盾、瞿秋白等大师们朝夕相处，又在卢梭、伏尔泰、巴尔扎克、乔治·桑家乡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然后去宝塔山下的窑洞接受革命洗礼。可是，从您言谈举止待人接物中，却很难看出您是一位老党员、20年代的著名女作家。您平易谦逊、亲切，如同连队中的普通一兵、市井和农舍中的平民百姓。

唯一特殊的是，您从67年前在春寒料峭中第一次拿起笔，就从未懈怠，直至生命的终结。

您是全身心地献给了革命的文学事业，如同只顾耕耘，鞠躬尽瘁的老牛，默默编织、丝尽方休的春蚕。

特别令人惊异的是，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您老而弥坚，以八旬高龄又进入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质朴而又亲切的文思爆发了井喷。苍老的梅树，又绽满清丽的花朵。

10年来，您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糖尿病、坐骨神经痛等等众多疾病的折磨，居然写作和出版了十几部书。不但完成两部长篇小说的续篇(《工作着是美丽的》、《春茶》)，而且出版了《天涯归

客》、《浮沉杂忆》、《难忘的年月》、《心声散曲》、《如水年华》、《心声寄语》(待出)等散文集,还翻译出版了法文童话集《噼——啪及其他故事》。

我每次看到您伏案创作的情景，每每在心头浮上一种又钦敬又伤感的情绪。您 10 年如一日,每天上午一概谢绝会客,戴上老花眼镜,用工整的笔迹,一字一句写下去,忘记了腰腿疼痛,全不顾脚肿乏力,全神贯注,仪态端庄。

此情此景，使我不由得暗自慨叹：大姐说得多好啊！一个作家全心全意地投入造福人类的创作时，她的工作不但是神圣的，而且的确是美丽的。

新中国诞生后，您本应和同饮延河水，同吃米脂小米的丁玲等著名作家一道留在共和国的首都，而您却一再谢绝组织上的挽留，执意要‘ 远走低飞 ”,回归江南故土。

先哲有云：上善若水。您就是一脉清纯晶莹的溪流，您那利万物而不争，甘愿流注于低谷深沟的谦逊本性；您那凝结着杏花春雨和钱塘秋涛的魂魄；时刻催促您流向莺飞草长、杂花生树的水乡。

当然，更为重要的，您是最虔诚、最忠实地服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那句真理：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您只有沉到无限生动丰富的生活中去，同人民大众打成一片，才感到如鱼得水。

当您再次徜徉于阔别多年的西子湖畔的花径，探访于钱塘江边的旧居时，您又以崭新的风貌出现在父老乡亲面前。您已不复是昔日的书香闺秀，更非当年巴黎的留学博士。您是饱涵着延水风采，坚信延安的方向，真诚地热望以工笔重彩和放怀写意，来描绘解放了的故土的扬眉吐气的乡亲。

您果真没有辜负故乡人民的期望，您不但奉献出中篇小说《土地》和长篇小说《春茶》,而且与参加土改的余杭农民和一度定居满觉陇茶乡的干部缔结了深厚友谊，真正是情同手足，亲如家人。解放了的农民，不但为您的文学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而且当您

遭到不公正待遇时，得到他们深情的关心爱护。拨乱反正以后，您重返文坛，每年桂子飘香季节，茶乡农民都惦记着您，开车来接您去赏桂品茗。说不完的知心话啊，看不够的怡情景。

您的创作成就已经令我汗颜，而您却总是对自己的工作很不满足。多次对我说：“我现在真的老了，无用了，一天只能写几百字。”

敬爱的大姐，您这些轻声慢语的自责自叹，却重重地鞭答着我的心灵。50 年代后期，我在报纸编辑工作岗位上，曾经提倡编辑、记者勤奋练笔,每天至少写 500 字。这个无可厚非的倡议，竟受到了批判和惩罚，甚至被认为与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异曲同工。而我自己，或跌入坎坷的泥潭，或陷入行政事务之中，就连自己热衷的这一主张也难以实行。

作家的岗位在作品中，作家的生命在于不疲倦地创作。这个道理显而易见。如果作家无力抗御虚名浮利的诱惑，无法抵挡文山会海的困扰，是很难倾心于自己的书桌的。

早在 50 年代初，我对您便十分仰慕，知道您是到革命圣地延安的唯一法国文学博士。我当时是业余作者，不在一个系统，工作又很忙，未得有机会促膝谈心。

十年动乱中，我住北山街，每天去省委党校上班，途径杭州大学东便门，常见您拿一把大扫帚清扫马路。小河边的风吹乱您苍白的头发，您的膀臂和腰腿似乎转动不灵（后来才知道手臂被造反派拉伤），但您却庄严地昂起头颅。我几次想停下自行车向您问候，但都是只能远远地看上一眼，欲语还休。当时我的身份，是打入牛棚劳动的‘死老虎”,生怕连累您,使您的处境更加难堪。

对您从默默敬慕到深深相识，以至成为无话不说的忘年之交，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错案得到改正，我调到省文联主持工作，才得以有机会在您的书桌旁坐坐，说些知心话。我加深了解了您的不平凡的经历，窥见您那博大而又谦逊的胸襟，

炽热而又散淡的情怀。

感谢您惊人的记忆力，您至今仍能绘声绘色，不漏细节地回忆 60 多年前鲁迅、茅盾、瞿秋白先生亲切关怀的情景，述说 40 多年前在延安受到周恩来、李富春、陈云、张闻天、彭真等老一辈革命家真诚教诲，使我也分享您幸福的喜悦。

最令我深深感动的，是老一辈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缔结的深情厚谊，绵绵不绝，又汩汩汇入新时期的 10 年，这与社会上某些见利忘义、寡情绝谊的现象，成为极强烈的对比。每次邓颖超同志来信和托人向您问候，陈云同志和于若木大姐来杭时，多次给您带来医治糖尿病的药品和按摩坐骨神经痛的电子治疗仪，以至治皮炎又不刺激皮肤的肥皂，彭真同志和张洁清大姐赠您朝鲜人参，您都悄悄地告诉我。记得您说到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期间，曾抽空去看望邓颖超同志，两人竟抱头痛哭，您的哽咽，泪水又溢满您的双眸。这些动人的情景，使我深感世上最珍贵的情谊，是同甘共苦的革命友爱。

然而，令我在一段时间不得其解的是，您在娓娓叙说这些令人心醉的革命友情之后，总要再三叮嘱我严守秘密，不可外传。记得有一次您告诉我，东北解放后，中央领导曾派您去沈阳等地，寻找末代皇帝溥仪的下落（其时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获）。我劝您把这段经历写成回忆录，您严肃地说，这是当时组织上交待严守机密的事情，还是不写为好。我不以为然地说：全国解放已经快 40 年了，还有保密的必要吗？您似有感慨地笑笑说：我如此谨慎小心，安份守己，不是还有人说我是‘通天人物’吗！

我终于明白，您之所以尽量隐匿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注，既是发自本性的谦逊质朴，又何尝不流露对某种世情的感伤。

我深深感到惶惑：如您这样纯朴温厚的女作家，只有全心全意投入生活与创作的一片挚情，绝无争权逐利的半点野心，您从未伤害谁，招惹谁，为何竟有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革命友情视

为妨碍他人的路障呢？

难怪在您的错案改正以后，陈云同志特意书赠条幅一帧，内容是抄录一首脍炙人口的古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您律己严格,自奉俭约。最艰苦的战争年代，1946 年您在大连东北书店出版的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1948 年在哈尔滨东北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新柜中缘》,全部稿酬都交了党费。

1979 年您落实政策以后，好几年居住在高楼包围，密不通风，终年稀有阳光的 3 间斗室中，您却从未向组织上提出要求。直到 1983 年,全国政协几位老同志吴亮平、杨放之、萨空了、沈其震到浙江视察，登门看望您，实在受不了寒冷闷气，向领导上反映；于若木、张洁清两位大姐也向有关部门敦促；在当时的省委书记王芳同志亲自批示下，才推动了您的乔迁。我做为省文联的党组书记，由于没有能力照顾好您的生活，至今仍深感内疚痛苦。

对于别人的滴水之惠，您却看得比西湖还要大。我曾用中药处方，医治过您的脱肛和湿疹。这本是我力所能及的份内之事，完全不值得您如此看重，念念不忘。而每次见面，您都要絮絮不休地感谢我,还专门为此写了文章(《病中杂记》载花城出版社 1989 年出版的陈学昭散文集《心声散曲》)，说得我心中不安，难以生受。只好板起面孔,拂您的心意,求您别再这样说。

您在《心声》一文中答复一家报纸的提问,我至今牢记在心。

“我最喜欢的格言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我最反感的格言 谣言的重复,即是真理。”

“我最珍视的品质 诚实。”

“我最蔑视的品行 说诳,欺骗。”

“我最喜欢这样的朋友 谦逊,真诚。”

“我愿意保持的形象 坚强。”

“我最大的遗憾 不被理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